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

OBRAS ESCOGIDAS DE  
V. BLASCO IBÁÑEZ

林一安 主编

文集

# 被判刑的女人

崔维本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 文  
OBRAS ESCOGIDAS DE  
V. BLASCO IBÁÑEZ  
林一安 主编 集

# 被判刑的女人

崔维本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被判刑的女人 / [西] 布拉斯科著；崔维本译。 -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4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文集)

ISBN 7-5313-2412-1

I. 被… II. ①布… ②崔…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西班牙 - 现代 IV. 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0440 号

La presente edición ha sido traducida y publicada mediante una ayuda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Archivos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Cultura y Deporte de España.

本书由西班牙教育文化体育部书籍档案与图书馆总局资助翻译出版

Vicente Blasco Ibáñez

LA CONDENADA Y OTROS CUENTOS

本书根据 Aguilar S.A.de Ediciones1970年版本译出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数：89 千字 印张：4 1/2 插页：2

印数：1—5 000 册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单瑛琪 白 光 责任校对：潘晓春

封面设计：冯少玲 版式设计：马寄萍

ISBN 7-5313-2412-1/1 · 2114

定价：9.80 元

##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文集》中文版前言

(西班牙驻华大使) 欧亨尼奥·布雷戈拉特

西班牙作家比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最有意义的六部作品现已中译面世。我谨借此篇幅，表达我无比欣慰之情。

这位小说家是巴伦西亚人，生于一八六七年，卒于一九二八年。他的生平和创作，确实蕴藏着吸引中国读书界关注的丰富内涵，而这一点，也正是他的作品出版多年以来在世界上经久不衰的原因。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从事的文学体裁多种多样：他写富有巴伦西亚地方色彩的小说，也写历史小说、社会抗争和革命运动小说、世界性题材小说，还写游记等等。他的一生，是笔耕不辍、勤奋工作的一生。他带领慷慨大度的普罗米修斯出版社，以低廉的价格，把世界文坛古典和现当代优秀作品奉献给各个社会阶层。他创办了《人民报》，并以人民的名义，率先向民众传播共和思想及其意识形态。他又是一位不倦的社会活动家，周游世界，给我们写下了大量的报道和书籍，其中有不少篇幅是涉及中国的；他一如既往，笔走龙蛇，文情并茂。字里行间，闪现出他敏锐的观察眼光。他也曾多次当选议员，为政治积极奔走，大声疾呼，以至备尝流

亡之苦。总之，他是一位多产作家，他所取得的成就是塞万提斯之后无人可以企及的。他的作品题材丰富、篇幅浩瀚，令人感到作家鲜活真切，历历如在目前。因此，国际社会对这位举世公认的巴伦西亚作家极为器重，对作家在鼎盛时期显示出的丰富想像力、绘声绘色及得心应手的写作技巧深感敬佩折服。

今天，读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作品依然是一种莫大的乐趣。有一个时期，有人认为文学可以改变世界，又有多少声名显赫的作家赶潮流，趋时尚；然而曾几何时，这股浪潮就把他们冲得销声匿迹。创作了《芦苇与泥淖》的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却从未被人遗忘，他的作品总是一版再版。这是作家经久不衰的充分证明，也是作家毋庸置疑的价值的体现。也许这是因为，他是一位赋有多种价值的人物；也许正如曼努埃尔·巴约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要把他划分到（不少所谓的文学专家就很喜欢这么划分）哪个特定的时期，定位成哪种风格的作家，是极其困难的。他是十九世纪的一位作家，但也是二十世纪一位杰出的代表作家。他既是现实主义作家，甚至像左拉或邓南遮一样，还是自然主义作家，但同时又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九八年一代作家。九八年一代作家多持批判态度，希望西班牙进行深刻的改革，重获新生。他深受千百万读者的喜爱，享尽了种种风光荣耀，也遭到世界上权势人物的追逐；然而，归根结蒂，他是他那个时代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一，这不能不招致人们的妒忌和不解。

由于春风文艺出版社的不懈努力，如今，中国读者得以欣赏作家六部极为重要的作品。《启示录四骑士》是一部呈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可怕战火的长篇小说，作家浓墨重彩，描

绘了二十世纪伊始的这幅世界图景，反对德国侵略，同情协约国。《茅屋》、《被判刑的女人》以及《稻谷与马车》是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写得最精彩的三部作品，写景状物，极为真切，他对菜园和果园的观察，对巴伦西亚地方氛围的渲染更为透彻，对被盘剥的农民的同情更为真诚。《大教堂》是一部发生在托莱多的、社会意义和革命倾向极其典型的作品，而《碧血黄沙》这部小说，像作家许多其他小说一样，曾多次搬上银幕。作家运用他那支擅长丹青、烘云托月的生花妙笔，描绘了西班牙斗牛的引人入胜的场面，并将故事在异国情调中铺陈展开。

在向译者及出版社谨表祝贺之际，请允许我祝愿现在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六部作品不断再版，终古常青。这对于不畏旅途劳顿、风尘仆仆的比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来说，是一次重游这么多年以前他所敬重并留下足迹的中国的新机遇；而对于读者而言，则是鉴赏作家超群才华的一次新的体验。最后，我相信，这次重逢将给大家留下美好的记忆。也许，这位令人难以忘怀的巴伦西亚作家的小说还会在中国开辟新的天地。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五日，北京  
(林一安译)

## 西班牙民族魂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文集》总序

林一安

布拉斯科其实是中国读者的老相识。这应该感谢前辈翻译家们的艰苦发掘和辛勤耕耘。上世纪二十年代伊始，这位西班牙文学巨匠的作品，就陆陆续续地从法文、英文，甚至世界语，介绍到中国来并引起读书界和创作界的浓厚兴趣了。四十年代曾经在我国轰动一时的美国电影《碧血黄沙》，就是根据布拉斯科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西班牙斗牛士离奇而不幸的遭际激起了人们对这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度的关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布拉斯科漫游神州之际，曾经积极推荐西班牙文学的鲁迅先生还特意撰文向读者热情介绍了这位当时在中国尚鲜为人知的作家；虽然，先生用的译名是作家的母姓伊巴涅斯。

一八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比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Vicente Blasco Ibáñez）出生在西班牙东部地中海沿岸的巴伦西亚市。父名加斯帕尔·布拉斯科，母名为拉蒙娜·伊巴涅斯，家庭从商，比较保守。一八八二年，早慧的布拉斯

科·伊巴涅斯中学毕业，进大学攻读法律，接触新思想，并开始练笔，发表作品。一八八三年，离开守旧的家庭，告别故乡，只身来到马德里，为著名小说家费尔南德斯·冈萨雷斯任记录员，受到良好的文学熏陶。翌年，回巴伦西亚，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办报撰文，宣传民主共和思想。一八八八年，获法学硕士学位，正式取得律师资格。此后，政治活动更为活跃频繁。一八九四年，创办并主编《人民报》，发表大量政论及文学作品，招致多次官方传讯、放逐。由于作家领导开展民主共和活动，声誉日增，曾连续七次当选议员，但也因思想激进，猛烈抨击旧制度，曾被捕入狱三十余次。晚年，曾环游世界，考察各国政情，还在阿根廷创办“塞万提斯”及“新巴伦西亚”庄园，以乌托邦式的天真理想，为缺钱无地的农牧民提供维持生计的劳动场所。一九九八年三月，笔者应巴伦西亚自治区议会主席曼努埃尔·塔兰孔·范多斯先生的盛情邀请，赴巴伦西亚访问，参加一年一度盛大的法雅节即模拟人像篝火节，曾结识同样也应邀来访的一位阿根廷小姐。据她自我介绍，她就是现任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庄园的主席或曰村长！可见，这位作家的想法虽然天真，然而却是认真的，因为，在布拉斯科谢世七十余年之后的今天，他的庄园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在有效地运行！人们是记得并尊重这位毕生替民众着想的作家的。

布拉斯科才思敏捷，满怀激情，且笔勤不辍，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巨大财富。他写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也写学术专著、散文、政论、文学评论、报道或游记，几乎年出一书，甚至二书。其全部著作，逾中文千万字，恐为世所

罕见。其主要作品有：以故乡巴伦西亚为背景，描绘当地风土人情，刻画底层民众苦难及世事沧桑的小说《稻谷与马车》（1894）、《五月花》（1895）、《巴伦西亚故事集》（1895）、《茅屋》（1898）、《被判刑的女人》（1900）、《橙园断情》（1900）、《芦苇与泥淖》（1902）；抨击旧制度、鞭笞教权、反映劳苦大众生活酸辛的小说《大教堂》（1903）、《不速之客》（1904）、《酿酒厂》（1905）、《游民》（1905）、《生存的意愿》（1907）、《碧血黄沙》（1908）、《死者发号施令》（1909）、《船蛸》（1914）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情协约国、谴责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小说《启示录四骑士》（1916）、《我们的海》（1918）、《妇女的仇敌》（1919）、《大家的土地》（1922）等。此外，布拉斯科尚著有散文随笔集《幻想、传说与传统》（1887）、《巴黎：一个移民的印象及西班牙革命史》（1893）、《置身艺术之国》（1896）、《旅途追忆》（1904）、《东方之旅》（1907）、《墨西哥军国主义》（1920）、《一个小说家的环球旅行》（1924—1925，三卷本）等。

由于在文学上的杰出贡献，布拉斯科于一九〇六年获法国政府授予的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同年获“巴伦西亚之子”荣誉称号，一九〇九年获阿根廷文学院名誉院士称号，一九二〇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名誉博士称号。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在法国芒东他的乡间别墅逝世。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作家遗体由西班牙共和政府隆重遣回巴伦西亚安葬，其时民众倾城出动，参加葬礼，以寄托他们对这位有西班牙民族之魂崇高声誉的作家的哀思和怀念。

## •被判刑的女人•

尽管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受到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左拉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在他的文学创作的成熟时期，作家本人认为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性格，与他的“文学之父”已然毫无共同之处。从布拉斯科作品总的倾向来判断，应该说这是作家颇为实事求是的自我评估。

布拉斯科的笔触的确是写实的、悲壮的、尖锐的，甚至是残酷的。他描摹巴伦西亚景色旖旎的田园风光，甚至用特写镜头让我们仔细地看到他无限深情地拍摄的芦苇、泥淖、水塘、茅屋、稻谷、橙林、鳗鱼、鲜虾乃至田鼠；他也揭露高利贷地主对农民的残酷盘剥压榨，刻画农民对土地的眷恋以及他们无助而又无奈的呼唤；他渲染斗牛场上血染黄沙的惨烈，同情勇敢然而愚昧的青年铤而走险的不幸遭际；他也愤怒谴责教会的伪善与卑劣，为迷途的人们而深深惋惜；他批判资产者的穷奢极侈，挥霍无度；又控诉旧制度的罪恶和反动……总之，布拉斯科无论写景状物，抑或叙事绘人，均能力透纸背，引人入胜。作家倾心表露了他的爱与恨。他热爱巴伦西亚的一切，热爱西班牙的一切，对祖国的壮丽河山，他无不激情满腔地讴歌赞颂；他也痛恨所有的邪恶，痛恨所有的暴行。对此，作家极尽暴露、揶揄、讥刺、挖苦之能事。布拉斯科写出了巴伦西亚乃至西班牙民众的苦难，写出了他们的性格，他们的企盼，更写出了他们的灵魂。因此，不少西班牙文学评论家认为，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是继塞万提斯之后被阅读得最为广泛的作家，不是没有理由的。他是巴伦西亚民族之魂，西班牙民族之魂。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文集的所有作品，全部译自西班

• 总序 •

---

牙文原文。我们的前辈翻译家鲁迅、戴望舒诸先生若地下有知，我想也会感到欣慰的。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北京太阳宫

# 目 录

## 中文版前言

### 总序

被判刑的女人	1
伤心的春天	8
蹭车佬	15
-箭双雕	22
海上	28
有人落水了！	38
一声倒彩	44
海狼	50
公务员	56
恶魔	67
弃船	74
模特	82
山匪赴宴	90
面包炉边	97
圣安东尼奥显灵	106
摩尔式的复仇	117
墙	126
译后记	130

## 被判刑的女人

拉斐尔已经在狭窄的牢房里呆了整整十四个月。四面像尸骨一样惨白的墙壁就是他的整个世界。墙上的每一条裂缝、每一处灰泥剥落的地方，他已记得清清楚楚。太阳只能从高处的一扇小窗照进来。就这一小块蓝天也被窗上的铁条割得支离破碎。地面有八步长，但只有一半是属于他的，因为一条重得出奇、动动就发出刺耳响声的铁链套住了他的一个脚腕，几乎已经嵌进肉里。

他被判了死刑。马德里正在审阅他的案件的卷宗，于是他就被活埋在这里，受着岁月的煎熬，像一具行尸走肉在泥灰砌成的棺材里日渐腐烂。他甚至希望马上就一勒脖子，从此一了百了，以一阵短痛来替代这更加难以忍受的折磨。

最让他难受的竟是牢房的清洁。地面天天打扫，擦得干干净净，让潮气透过铺盖一直钻进他的骨头。墙壁也是一尘不染。连留点脏东西来给他做伴儿也不让。如果有几只耗子钻进牢房的话也好，那还可以和它们分享原本不多的饭菜，可以把它们当做好朋友，一起聊聊天。要是哪个墙角里爬进一只蜘蛛的话，他也一定会把它养起来。

但是，在这座坟墓里，除了他，就不让再有任何活的东西。拉斐尔记得非常清楚，有一天，一只麻雀好像一个调皮的孩子，从铁栅外向里张望。当看到下面这个在盛夏里还冻得瑟瑟发抖、额上包着层层头巾、腰里围着一条破毯子的面黄肌瘦的可怜虫时，这位享受着阳光和空间的花花公子叽叽喳喳地叫起来，似乎在表示惊异。一张充满痛苦的脸像被嚼过的纸一样苍白；浑身皮肤通红，裹着怪异的装束。麻雀一定被这景象吓坏了。它逃跑了，一边扇着翅膀，好像要驱散从铁栅里飘出来的墓穴的气息和烂羊毛的恶臭。

惟一能听到的生命的声音，就是其他犯人在院子里散步的声音。他们至少还能看到头上自由的天空，用不着呼吸从通风口进来的空气。他们脚上没有桎梏，也不缺聊天的对象。在这里连不幸也是分等级的。拉斐尔体会到了人是从来不会知足的。他嫉妒院子里的人，觉得他们的处境着实让人羡慕；而关在监狱里的人又嫉妒监狱外面享受着自由的人们；而在街上走着的人也许并不对他们的命运感到满意，谁知道他们还希望得到多少东西！自由是多么美好！……而他们只配关在监狱里。

他处在最不幸的一层。绝望之中，他曾试图在地下打个洞逃跑，可是对他的看管从不松懈，而且气势汹汹。他一唱歌，他们就让他肃静。一次，为了消遣时间，他默默地背诵起母亲教过他的、现在还能记起一些片段的祷告词，可是他们要他闭嘴。难道你想装疯吗？好吧，一点声音都不许出。他们要他身心保持完全健康，免得刽子手向一个病残的人行刑。

发疯！他才不想发疯呢。但是，圈在那里无法活动，伙

食又少又差，这种情况正在耗尽他的生命。他常常发生幻觉。虽然已经在这里度过了十四个月，但是他还没有习惯晚上按规定必须亮着的灯光。有几个晚上，当他在刺目的灯光下闭上眼睛时，一个古怪的想法就出来折磨他：在梦里，他的敌人——他根本不认识他们，然而他们要杀死他——把他的胃整个翻过来，痛得好像许多钉子在猛扎他的胃。

白天，他常常回想起以往的日子。但是他的记忆是如此错乱，常常以为是在回顾他人的往事。

他记得，第一次坐牢是因为打伤了人。从监狱出来，又回到了他出生的那个小镇。他在乡里出了名。人们聚在广场的酒店里，热情地向他表示钦佩。拉斐尔真够强悍的！镇里最出色的姑娘决定做他的妻子。她这样做与其说是出于感情，不如说是出于畏惧和崇敬。镇政府的人也夸他，把乡村警卫的枪交给了他，利用他的强悍来左右镇政府的选举。他毫无困难地把那一帮被搞下去的人掌握在手心里。直到有一天，他们忍无可忍，投靠了另外一条刚刚从监狱里出来的好汉，让他和拉斐尔来对抗。

上帝啊！职业的荣誉受到了威胁。必须把这个抢他饭碗的家伙压下去。不可避免的结局：埋伏、等待、一枪命中，接着又用枪托结束了他的生命，免得他又是叫唤又是蹬腿。

总而言之，这是男子汉之间的事！结果他又被关进了监狱，在监狱里又见到了老朋友。接着是审判。过去慑于他的淫威、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们，终于报了仇，都作了对他不利的证词。可怕的宣判。可咒的十四个月的等待：他等着死神从马德里过来，可死神偏偏姗姗来迟；他肯定是走公路过来

了。

他并不缺乏勇气。他不停地想到胡安·波特略、英俊的佛朗西斯科·埃斯特班和其他英雄好汉。以前，凡是讲述他们丰功伟业的歌谣，他总是听得兴致勃勃。他相信自己也会像他们一样勇敢地面对死亡。

有几天晚上，他突然从铺盖上蹦起来，好像有个无形的弹簧把他抛起。脚链互相撞击，发出凄凉的声响。他像孩子一样地喊叫。这时他真是悔恨，不停地唉声叹气，自己都无法抑制。在他体内喊叫的完全是另一个人，一个自己都不认识的人，是这个人在害怕、哭泣。非要喝上五六杯用豌豆和无花果酿制的、在监狱里被称之为咖啡的劣酒，他才能慢慢地平静下来。

过去只想快点一死了之的拉斐尔已经只剩下一个外壳。在这个墓穴里形成的另一个拉斐尔，一想到已经过去了十四个月，死期肯定已经临近，就不由得心惊肉跳。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让他再多活十四个月，他也会高高兴兴地接受。

他变得敏感多疑，预感到死亡就要降临。有人从牢房门上的小窗好奇地探望时，见到监狱的神甫时，任何事情都让他产生这种预感。现在神甫天天下午都要到这间臭气熏天的牢房来，好像这里是聊天、抽烟的最好去处。情况不妙，不妙！

你是不是个好基督教徒啊？没有任何提问能比这更加令人不安。是的，神甫，我是基督教徒。他尊重神甫们，从来没有对他们有过不敬之处。他家里其他人更是如此。按照教区神甫的要求，他们全都上山去参加了保卫合法国王的战

斗。为了证明他的虔诚，还从胸前的破衣服里掏出一堆脏兮兮的圣衣和圣牌。

然后，神甫跟他讲关于耶稣的事。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曾经落到和他一样的处境。这个比喻让这个可怜的魔鬼着实高兴了一番。多么荣幸！虽然这种类比叫他满心欢喜，他还是希望这一时刻来得越晚越好。

一天，可怕的消息终于到了，像一声惊雷在他头上炸响。马德里的手续办完了。死神来了，而且速度奇快，是通过电报来的。

一位职员告诉他，他的老婆，抱着在他关进监狱以后才出生的女儿，正在监狱外面要求见他。一切都清楚了，大限已到。

对每一个出于好奇或责任前来看望他的、正式为他送终的人，无论是律师、神甫，还是记者，他都要哆哆嗦嗦、露出一副可怜相地问：“你觉得怎么样？会批准吗？”好像他们真能救他的命。

第二天，就要把他绑起来押送到镇上去，如同把一头凶猛的牛送到屠宰场那样。刽子手已经带着家伙去了镇上。他老婆在监狱门口已经等了好多个钟头，想在他出来的时候见上他一面。她是一个头发乌黑、身体结实的姑娘，厚厚的嘴唇，两条眉毛几乎连在一起。她穿着肥大的、一层叠一层的长裙，摆动起来时，会散发出牲畜圈里才有的刺鼻的臭气。

似乎她自己也惊奇怎么会在这里。在她痴呆的目光中，惊愕多于痛苦。只有眼光落到紧抱在丰满的胸脯前的孩子时，才不由得掉下几滴眼泪。

“上帝呀！让家里多丢脸啊！她早知道这个人会有这样